

· 本书荣获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



【法国】菲利普·埃里亚 著  
夏莲冬苗 译

# 宠儿们

PHILIPPE HÉRIAT

---

**LES ENFANTS  
GÂTÉS**

江苏人民出版社

【法国】菲利普·埃里亚 著

夏莲冬苗 译

# 宠儿们

LES ENFANTS GÂTÉS

# LES ENFANTS GÂTÉS

PHILIPPE HÉRIAT

---

本文根据法国 GALLIMARD 出版社1939年版本译出

## 宠 儿 们

〔法〕菲利普·埃里亚

夏 莲 冬 苗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300册

---

ISBN 7-214-00131-4

---

I·36 定价：2.50 元

责任编辑 严胜男

## 译者前言

一天，在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广场，为了募捐，书店邀请一些知名作家亲自来卖书。《宠儿们》的作者菲利普·埃里亚(Philippe Hériat, 1898—1971)也在其中。突然，有位陌生的青年女子站到他柜台前，问道：“先生，我想知道阿涅丝在德军占领期间怎么样啦？她是怎样生活的？”

阿涅丝，正是长篇小说《宠儿们》的女主人公，原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者竟会关心她的命运，忧虑她的前途，急切想知道她在德军占领期间如何度过艰难的日子，可见这个艺术形象已深入人心，征服了读者，获得了真实的生命。

菲利普·埃里亚原名雷蒙·热拉尔·佩耶尔，是巴尔扎克亲密女友齐尔玛·卡罗的重孙。他十八岁参军，打过仗，后来又对体育、文学、戏剧、电影感兴趣。他的处女作《无辜者》在1931年获得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文学奖。这时他主要精力花在影剧艺术上。他身材健壮，象个橄榄球运动员，在舞台上扮演过角色，曾经极一时。他还拍过几部电影，并在法国和美洲当过导演和电影艺术顾问，但，他始终没有中断过小说的写作。1933年出版了《伸出的手》，1934年出版了《早晨的蜘蛛》、《小伙子集市》，1936年出版了《镜子》，直到写出了本书《宠儿们》(荣获1939年的龚古尔文学奖)，才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地位。1949年开始，他成为龚古尔文学

奖评选委员会委员。

由于这部小说给他提供了物质保证，给他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他才安全度过了德军整个占领时期。在那漫长的五十个月内，他没有在德国人控制的报刊杂志、出版物上发表过一行文字。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他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我能够坚持这一立场，始终拒绝和德国人合作，确是多亏了《宠儿们》和龚古尔奖金。”

《宠儿们》是他系列小说《布萨代尔家族》中写得最早的一部，着重塑造了阿涅丝·布萨代尔这个叛逆女性的形象，写了她的早期罗曼史，两次爱情上的变故。正由于这个艺术典型成了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才激起作者寻根求源的创作欲望。他思索这个家族的过去，追溯芸芸众生的来龙去脉，满怀激情再现了阿涅丝上一代的生活，于1946年写出《布萨代尔一家》，第二年，荣获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过了十年之久，在1957年，他又接着叙述女主人公阿涅丝·布萨代尔这个叛逆者的故事，写了《金栅栏》。1968年仍以阿涅丝·布萨代尔为主角，写了《布萨代尔家族》系列小说的最后一部《爱的时代》，完成了这部系列小说的创作计划。

从1939年到1968年，作者花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四卷集的《布萨代尔家族》，叙述了这个大资产阶级四代人的命运，同时，也力图表现这一时期极端动荡的社会风貌。

阿涅丝·布萨代尔出身在豪富之家，她的祖先是依靠开掘鸟粪肥料起家的，后又通过联姻等手段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此同时，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家风逐渐在这个家庭里形成。阿涅丝性格直率，痛恨虚伪，从小就这样的生活环境

格格不入，当然不能讨得亲属们的欢心，甚至和亲生母亲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敌对情绪。阿涅丝还是我行我素、疾恶如仇，不肯改变自己的本性，渴望着冲出这个腐朽冷酷的环境，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成年之后，阿涅丝借出国探亲的机会，在美国逗留了两年，接触了新的社会、新的人物，并爱上了美国青年诺曼，和他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了一个时期。阿涅丝觉得这个异国情侣虽则强悍有力、真诚坦率，却又过分讲究实际，缺乏诗意和情趣，因而内心深处的惆怅、落寞与日俱增，最终还是离开了他，重返故土，回到了阴暗闭塞的大家庭中来。于是阿涅丝又被虚伪欺诈的人际关系所纠缠，又被沉闷、冷漠的家庭气氛所包围，又看到了老老少少的布萨代尔们，又听到无止无休关于金钱的谋划和争执……这一切使她不堪忍受，甚至感到一种生理上的痛苦。她时时要防备亲人们对她的突然袭击，她处处要设法保护自身的安全。无论在餐桌上，在卧室里，在日常的交往中，她动辄得咎，进退维谷，永远也不可能合乎大家的心意。

她在这个家庭中，处境是很孤独的，和掌握全家大权的爱玛姑母，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嫡亲兄长……关系愈来愈紧张，相互憎恨到不可容忍的地步。阿涅丝被窒闷得喘不过气来，渴望着报复。她一手破坏了堂弟和公证人女儿的婚事，让爱玛姑母精心策划的阴谋惨遭失败。她在百无聊赖之中又强烈地怀恋起过去的情人。诺曼来到巴黎，在春风一度之后，她方知诺曼已和另一女子订婚，遂大失所望。可是，她已怀了身孕，为了从困境中挣脱出来，又和一个并不相爱的男人匆匆结了婚，导致了一场更加触目惊心的悲剧——新婚的丈

夫坠楼身亡。阿涅丝在这一系列变故中，更加看清楚了亲人们丑恶的嘴脸、阴鸷的本性，促使她最终脱离了 this 罪恶之家，在远离尘嚣的海岛上孤身独处……

阿涅丝是布萨代尔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是嫡系后代，无可争辩的财产继承者。可是，她鄙视这个家族，憎恶这个家庭，不被锦衣玉食的物质享受所迷恋，不为巨大的财富所诱惑。她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把自由的生活作为毕生的追求，没有悔恨，没有屈服，单身一人和整个庞大的家族抗争到底。

但是，阿涅丝毕竟继承了布萨代尔的血统，布萨代尔的遗传因子在她身上起着作用。她血管里流着这个家族的血液，她心灵上打着这个家族的烙印。家族的幽灵时时依附着她，家族的言行举止不由自主地会流露出来，因而她觉得自己身上似乎有两个阿涅丝的灵魂，一个是忠诚的后裔，一个是不驯的叛逆者。所以，阿涅丝在和整个家族斗争，和周围亲人斗争的同时，更要和自己灵魂深处另一个阿涅丝作殊死的拼搏。她特别恐惧布萨代尔的血统再通过自己延续下来，再繁殖出更多的小布萨代尔。她看到自己和诺曼所生的儿子渐渐长大，没有布萨代尔家族的特征，而继承了这位异国青年的血统，欣喜若狂。她终于彻底摆脱了布萨代尔家族笼罩在她身上的阴影，终于让布萨代尔瓜瓞绵绵、子孙繁多的宗族，在她这儿绝了后代。

作者对自己的女主人公充满着同情。他认为“阿涅丝在经历了不可避免的种种考验、屈辱和爱情的幻想之后，成熟起来了……她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去获得爱情。实际上，她一直在追求爱情”。

是啊，阿涅丝并不是一个冷酷的女子、乖戾的偏执狂，她身上奔腾着热血，心中充满着爱；她聪明、善良，富有同情心，只是不堪容忍虚伪和丑恶的东西。她不懈地追求，确实有权利争得更合理、更美好的生活。作者在她的身上寄托着自己的理想。

菲利普·埃里亚最擅长刻画女性形象，他甚至认为“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成功取决于妇女”。于是他从写《宠儿们》开始，为自己确立了以描写女性形象为中心的创作课题，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揣摩女性的一言一行。

《宠儿们》中显微烛幽的细节描写，丝丝入扣的内心刻画，跌宕起伏的情节变换，冷峻隽永的艺术风格，使人不由得不想到艺术大师巴尔扎克。作者不认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在今天已经过时，他亲自为巴尔扎克的经典名著《贝姨》、《德·朗泽公爵夫人》写了序言，推荐给读者。他身体力行，遵循巴尔扎克的创作方法，认真探索，不断实践，才写出了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宠儿们》，塑造出阿涅丝·布萨代尔这样内心世界极其丰富、复杂的艺术形象来。

菲利普·埃里亚一向爱好“真正的细节”，重视“现实的生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活跃自己的想象力。故而，他的作品人物尽管是虚构的，情节尽管是想象的，但都是设置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每个细节都刻意求真，达到了一丝不苟的境地。他的笔触剔肌析骨、鞭辟入里，极其犀利锋快，但字里行间蕴含着浓郁的诗意。他尤其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完整。在当今形形色色现代派文学潮流的冲击下，菲利普·埃里亚仍坚持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确实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推崇。



## 目 录

### 译者前言

- |     |        |       |
|-----|--------|-------|
| 第一章 | 归国     | (4)   |
| 第二章 | 布萨代尔家族 | (52)  |
| 第三章 | 诺曼     | (94)  |
| 第四章 | 格扎维埃   | (136) |
| 第五章 | 结婚     | (192) |
| 第六章 | 坠楼     | (232) |
| 第七章 | 离去     | (279) |

她说：

“好吧，我很愿意相信您。也许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不被人遗忘，不是完全徒劳无益的。我就讲给您听吧！不过有言在先，我讲起来非常坦率，请您不要见怪。还要申明一句，我并不认为自己都是正确的。真理永远不可能全在一方或另外一方。”

说到这儿，她停住了不再往下说，俨然不动地沉默着。我觉得她似乎屏住了呼吸。这模样使我联想起演奏前平举着双臂，让乐师们最后歇口气的乐队指挥。

这时，她似乎摆脱了她原来的心理状态：腼腆，不想触动往事，还有离群索居的人所特有的第二天性——固有的沉默；对这些人来说，语言倒成了希罕的声音。

过了片刻，她又重复了一句：“那好吧，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您听。”她一反常态，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似乎她同意和盘托出是因为对自己会有好处，而在这以前，她却没有觉察到。不过，我看得出来她的话是掂量再三方始启口的。我记得昨天晚上她还在犹豫，看来她彻夜未眠，把时间都用来追忆过去，搜寻照片和信件，并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把以前那个女人的裹尸布又一次撕开。

我还知道，就在那天上午，她打发儿子到邻近的渔民家里去住几天。这些渔民是她仅存的朋友。我明白她的用意，支开了儿子，她才能使自己的思绪集中和明朗起来。在母亲的屋顶下，不能同时容纳死去的少女和活着的儿子。

阿涅丝·布萨代尔坐在乡村的阳台上，面对着我。她点了点头。她有着朱诺<sup>①</sup> 似的面容，神态稍微严峻，但还年轻，也不迟钝。

她那美丽的双眼凝视着地面，似乎在把故事的素材汇总、归类、预先筛选，以便更加洗炼、更加确切地把记忆中的事件尽可能地表达清楚。因此，我听到的自然不是信口开河的东西了。

开始时她的措辞是那么谨慎，随着记忆的闸门（或许是积怨的闸门）打开，谨慎的神情渐渐消失了。在我面前时时迟疑不决的古怪女人变得果断起来了。头几句话她确实说得吞吞吐吐，首先请我原谅这个漫长的故事她不知该从哪里讲起。

“我不想对您叙述我的童年了，”她说，“我只想告诉您后来发生的一连串值得提及的事。我也可能把时间倒退过去。这样更好一些，若要清理人们的行为和思绪，特别是牵连到自身时，最坏的向导莫过于年代的顺序了。”

她用冷淡的语调又补充了句：“您不赞成吗？”这口吻说明：对她脑海中正逐步形成的阴影，我还远远估计得不足。

我同意了。我认为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虽则简便却容易被假象蒙骗。因为人一生中的年代、日期、钟点对我来说

<sup>①</sup> 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之妻。

向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其阶段更不是毫无变化地依次排列的。恰恰相反，它们如同永远活动的元素，如同在脑血液循环中不断周转的血细胞。我相信在再现过去的生活时，大部分时间常常是混淆不清的。

我不相信任何人的故事可以把日期作为讲述的基础，只要稍微检查一下，就会发觉故事中的季节颠倒了，故事的进程与事物的自然顺序搞反了。人们可以看到：夜晚出现阳光，河流倒向源头，果实腐烂，花朵却仍然在枝头盛开。

可是她已不听我说话了。和我交往的这个女人从此只把我当作听众，我不应该再打断她。现在她已迫不及待，一发而不可收，这种情绪使她几小时、几天始终处于清醒而又亢奋的状态之中。

## 第一章 归 国

“我还是从纽约谈起吧，”阿涅丝·布萨代尔说，“这也许是最简便的办法。哦，还是从五马路那幢大厦的顶楼讲起更好，我在那儿度过了在美国的最后几刻钟。我相信这个开端会使您感到富有现代主义色彩，带点儿传统的韵味；从这儿说起会更明白，更准确，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开端了。再说，我上船那天早晨，并不是因为喜欢登高才爬上这么高的顶楼，而是为了用早餐。您了解美国人吗？他们有种最招人喜爱的美德，那就是随时准备给人提供方便，别人从未做过或者不会做的事情，他们总乐于效劳。例如他们的房子造得比大教堂还高，把啤酒和乒乓球装在罐头盒子里出售。要是有位素不相识的女宾早上八点来到七十一层空无一人的跳舞厅里要求用早餐，他们也一定能满足她的愿望。

“我刚刚在纽约度过一星期。抵达时，我精神焕发。但我乘坐的内河班轮从旧金山开出足足行驶了三天，速度慢得叫人受不住。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也许更使我疲惫不堪，到了周末，我已累得精疲力竭了。

“这是最匆忙、最荒唐的一个星期。刚下火车，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便缠绕着我，好似烦恼，又好似惶惶不安。整整八天，我就怀着这种感情踟蹰在纽约街头，从一个区逛荡到另

一个区，在相似的十字路口往返徘徊。每天晚上，我都在街上转悠到凌晨两三点钟方才回来。一到早晨八点，同样的力量驱使我离开床铺，离开旅馆。我什么都想看看，对地球上的这块地方我怀着狂热的幻想。我看了还想看，那些最最令人惊异、迷恋、动情的东西，我总想再一次走近去欣赏个够。我仿佛着了魔，就象一个陷入烈火包围中的房客，危在眉睫，从一个房间奔到另一个房间，想抢救这又想抢救那，匆忙得丧失了理智。

“这样的忙乱怎么没使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以及我身上孕育的变化呢？大概我已经头昏脑胀，没有在意。来到美国已经度过了漫长的两年时间，还热衷于游览，实在不太正常。两年中，我也许悠闲自在地考虑过归国问题，在脑海中盘算过，却几次三番地拖延日期。现在眼看归国的日期不可避免地迫近了，我终于痛痛快快地作出了决定。出于本能，我大量收集可供回忆的印象，似乎预感到往后的岁月是孤独寂寞的。那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大概已经有些惴惴不安。”

---

上船前的两小时，我从住宿的五十九号街徒步去洛克菲勒中心。因为路程不远，我已经几次到顶楼去用过晚餐了。而这次是早晨去的，彩虹餐厅还在打扫，不过，我走进去时清洁工们并没有大惊小怪，说三道四的。倘若在法国，和法国人打交道，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事引起我思索，思索的本身就是种警告。

我说明了来意，他们便移开吸尘器，让我在一个背对港

湾的角落里坐下。一位日本男仆却没有挪动位置，还在室内花坛上换栽花草。他穿着一件紧身的绿帆布工作服，蹲在我脚边，动作轻巧地忙着干活。他那副忙忙碌碌的模样特别使我感到舒服。橱窗后面的屋顶上，两个打着赤膊的伙计正在清晨的阳光下擦洗石板。

招待员不知从哪儿给我端来一个装得满满的盘子。他随即离去，留下我独自一人。那位年轻的花匠对我也不加理睬。从这么高的地方往下看，城市陡然变小了，就象是画在一幅地图上似的。它笼罩在浓荫和朦胧的光线中。夏天，纽约中心公园的林木由于受到大西洋、大都市酷热的煎熬，枝叶已一片枯黄。不过，整个公园上空却凝聚着浓厚的晨雾，连空气都变得分外滞重了。

我穿着质地单薄的裙子，用一个肩膀抵着玻璃壁，感觉到风刮过这么高的楼顶时在我心里激起的强烈震颤。我漫不经心地吃着切开的葡萄柚、酸奶。两年来，我就是用这些冷冰冰的、味同嚼蜡的东西来充塞肚子。

一会儿，我走上了屋顶了望台。我独自一人站立在狂风之中，然后围绕着最顶端的屋脊溜达了半个小时，从西到南，又从南到东，城市以不同的风姿呈现在我眼前。城市的一隅阳光普照，远近的景色浑然一体；另一隅轮廓更加清晰，伸向海洋，宛如一头卧兽把头颅贴在地平线上。从第三个角度看过去，城市上空掠过几道逆光，四方形的钟楼、方尖碑巍然耸立，远方好似金属般熠熠闪光的水洼星罗棋布，处处可见。

我向擦地板工人询问情况，得到了亲切的回答。他们在我面前举起裸露的胳膊，指点着城市的某个地方。我用两手

按住帽子，以免被风刮走。我转身面对这两个小伙子时，风在背后、侧面推着我，使我两腿直打哆嗦。而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本能地叉开双脚，站得稳稳当当的。

我那并不太重的乡音使他们很惊讶。年轻的那位工人向我提出疑问，可是他并不相信我是法国人。我告诉他们马上就要乘船回国了，他又惊呼起来。我颇感得意，不得不微笑着回答了他的问题，跟他谈起在伯克利大学学习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刚从以足球而闻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为了付学费，在那儿当过清洁工。他还说目前正在创作舞曲，只是尚未卖掉过。

他又拿起水龙头和扫帚。这扫帚，当年使他得以培养才智和锻炼体魄，如今又使他得以谱写乐曲。我又一次想起，美利坚合众国组成了一座奇特的训练营。在这儿，体力劳动者模拟运动员，仿效其动作姿态和半裸的装束；而体育运动本身也是一种劳动。

我再次俯瞰纽约，不忍离去；频频看着手表，想再逗留一刻钟，然后又是五分钟。我突然意识到，这天清晨说不定会给我留下最最刻骨铭心的回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我终于朝门边走去，准备下楼。这时，两个小伙子向我挥手告别，喊道：

“So Long! Come again! ①”

这句话在那边就象口头禅一般流行，哪儿都能听到，甚至商店里亦不例外。但在这一刹那，它使我的心灵受到了震

①英文：再见，请再来！



撼。我正要跨出门槛，却愣住了，激动得不可言状。“Come again!”对我来说，谈不上哪天重返美国，即使是现在，一切都已时过境迁，也仍谈不上这个问题。然而……Come again……

上了船，有人为我打开船舱，我刚踏进去便发觉桌上有几份电报。拆开一读，原来是伯克利大学的女友们发来的，她们用一些惯常的语言祝我旅途愉快。其中一位叫萨丽，一位叫菲丽丝，一位叫琼……我翻阅了每个签名，没有一个男同学的名字。

女仆正在帮我打开箱子，电话铃响了。我以为挂错了房间，示意女仆去接。

“是打给布萨代尔小姐的电话。”她握着话筒，用目光审视着我。

我答道：

“不错，是我。谁打来的呢？”

她问过对方，告诉我说：

“是客运主任。”

她把听筒递给我。我十分意外地听到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在向我致意。每当我料定对方是名威武的军官时，结果却总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文职官员。法国人的习性在我身上真是根深蒂固。

对方告诉我，他早就急不可待地等候我走进船舱了。我戏谑地恭维他消息灵通，他却信以为真，对我肯定地说，他刚展开很长的旅客名单，布萨代尔的姓氏便映入眼帘。

“您不必奇怪，”他殷切地说，“我是巴黎人，看到您的姓